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一百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 卷一百七



紅樓夢卷一

第 七 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第一回 聚珍堂

遣

眾家人回鮑二來去緣由仍是含糊登答及所回之話的是奴才口吻

家人們一個人手下尙有親戚奴才確是勢豪家奴習氣

紅樓夢卷一百六終

紅樓夢卷一百七

第一百七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人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是我們傳你來有遵旨問你的事賈政卽忙跪下衆大人便問道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強凌弱縱兒聚賭強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麼賈政回道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看帳恤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往江西作道題叅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伺察實在糊

塗不能管教子姪這就是辜負聖恩只求主上重重治罪北靜王據說稟奏不多時傳出旨來北靜王便說道主上因御史叅奏賈赦交通外官恃強凌弱據該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來賈赦包攬詞訟嚴鞠賈赦據供平安州京係姻親來往並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實惟有倚勢強索石獸子古扇一款是實的然係玩物究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雖石獸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致死者有間今從寬將賈赦發往臺站効力贖罪所叅賈珍強占良民妻女爲妾不從逼死一款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二姐實係張華指腹爲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

婚尤二姐之母願給賈珍之弟爲妾並非強占再尤三姐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一款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爲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禮衆人揚言穢亂以致羞忿自盡並非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忍加罪亦從寬革去世職派往海疆効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實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尙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賈政聽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大罪又蒙將家產給還實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受俸

祿積餘置產一并交官北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  
刑賞罰無差如今旣蒙莫大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  
此一奏眾官也說不必賈政便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來  
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趕回上下男女人等不知傳進賈政  
是何吉凶都在外頭打聽一見賈政回家都畧略的放心  
也不敢問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將蒙聖恩寬  
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個世職  
革去賈赦又往台站効力賈珍又往海疆不免又傷悲起  
來邢夫人尤氏聽見那話更哭起來賈政便道老太太放  
心大哥雖則台站効力也是爲國家辦事不致受苦只要

辦得妥當就可復職珍兒正是年輕狠該出力若不是這  
樣便是祖父的餘德亦不能久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母  
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那邊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只  
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邢夫人想着家產一空仗夫年  
老遠出膝下雖有璉兒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是都  
靠着二叔他兩口子更是順着那邊去了獨我一人孤苦  
伶仃怎麼好那尤氏本來獨掌甯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  
算是惟他爲尊又與賈珍夫婦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  
抄盡依住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帶了  
偕鸞佩鳳蓉兒夫婦又是不能與家立業的人又想着二

妹妹三妹妹俱是蓮二叔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婦完聚只留我們幾人怎生度日想到這裡痛哭起來賈母不忍便問賈政道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是定例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托人狗個私情叫我們大老爺同姪兒回家好置辦行裝衙門內業已應了想來蓉兒同着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幾年老的不成人了總沒有問過家事如今東府是全抄去了房屋入官不消說的你大哥那邊蓮兒那裡也都抄了去咱們西府銀庫東省地土你知道到底

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幾千銀子纔好賈政正是没法聽見賈母一聞心想着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着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現在怎樣辦法定了主意便回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裡現在蓮兒也在這裡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花銀托人雖說主上寬恩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尙無打算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子一時也算不轉來只好儘所有的家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珍兒做盤費罷了

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算賈母聽了又急得眼淚直淌說道  
恁麼着咱們家到了這樣田地了麼我雖沒有經過我想  
起我家向日比這裡還強十倍也是擺了幾年虛架子沒  
有出這樣事已經塌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據你說  
起來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  
俸不動外頭還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着  
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都窮了沒有  
用過我們的又不肯照應了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  
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  
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

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着賈赦一  
隻手拉着賈珍便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賈母  
哭泣都跪在地下哭着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  
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滿  
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賈政只得勸解倒先  
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遲則  
人家就不依了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你兩個且各自  
同你們媳婦們說說話兒去罷又吩咐賈政道這件事是  
不能久待的想來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時悞了欽限怎  
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

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着便叫鴛鴦吩咐去了這裡賈赦等出來又與賈政哭泣了一會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惱悔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各自同媳婦那邊悲傷去了賈赦年老倒也拋的下獨有賈珍與尤氏怎忍分離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着父親啼哭雖說是比軍流減等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着心腸過去却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鴛鴦等開箱倒籠將做媳婦到如今積儼的東西都拿出來又叫賈赦賈政賈珍等一一的分派說這裡現有的銀子交賈赦三千兩你拿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大太太另用這三

千給珍兒你只許拿一千去留下二千交你媳婦過日子仍舊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處飯食各自吃罷四了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的事只可憐鳳了頭操心了一輩子如今弄得精光也給他三千兩叫他自已收着不許叫璉兒用如今他還病得神昏氣喪叫平兒來拿去這是你祖父留下來的衣服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用不着男的呢叫大老爺璉兒珍兒蓉兒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大太太珍兒媳婦鳳了頭拿了分去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明年將林了頭的棺材送回南去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現在還該着人的使用這是少不得的你就拿

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  
子我並不偏向寶玉已經成了家我剩下這些金銀等物  
大約還值幾千兩銀子這是都給寶玉的了珠兒媳婦向  
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這便是我的事情  
完了賈政見母親如此明斷分晰俱跪下哭着說老太太  
這麼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  
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若不鬧出這個亂  
兒我還收着呢只是現在家人過多只有二老爺是當差  
的留幾個人就穀了你就吩咐管事的將人叫齊了他分  
派妥當各家有人便就罷了譬如一抄盡了怎麼樣呢我

們裡頭的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去的當去如  
今雖說偕們這房子不入官你到底把這園子交了纔好  
那些田地原交璉兒清理該賣的賣該留的留斷不要支  
架子做空明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二  
太太那裡收着該叫人就送去罷儻或再有點事出來可  
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遇了雨了麼賈政本是不知當  
家立計的人一聽賈母的話一一領命心想老太太實在  
真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鬧壞了賈政  
見賈母勞乏求着老太太歇歇養神賈母又道我所剩的  
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餘的都給我伏



侍的了頭賈政等聽到那裡更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寬懷只願兒子們托老太太的福過了些時都邀了恩眷那時競競業業的治起家來以贖前愆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的時候賈母道但願這樣纔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你們別打諒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貧窮的人哪不過這幾年看看你們轟轟烈烈我落得都不管說說笑笑養身子罷了那知道家運一敗直到這樣若說外頭好看裡頭空虛是我早知道的了只是居移氣養移體一時下不得臺來如今借此正好收斂守住這個門頭不然叫入笑話你你還不知只打諒我知道窮了便着急的要死我心

裡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勳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祖宗還強能毅守住也就罷了誰知他們爺兒兩個做些甚麼勾當賈母正是長篇大論的說只見豐兒慌慌張張的跑來回王夫人道今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哭了一場如今氣多接不上來平兒叫我來回太太豐兒沒有說完賈母聽見便問到底怎麼樣王夫人便代回道如今說是不大好賈母起身道曖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說着叫人扶着要親自看去賈政即忙攔住勸道老太太傷了好一回的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會該歇歇便是孫子媳婦有甚麼事該叫媳婦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親身過去

呢儻或再傷感起來老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叫做兒子的怎麼處呢賈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會子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兒姪起身的事又叫賈璉挑人跟去這裡賈母纔叫鴛鴦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着過來鳳姐正在氣厥平兒哭得眼紅聽見賈母帶着王夫人寶玉寶釵過來疾忙出來迎接賈母便問這會子怎麼樣了平兒恐驚了賈母便說這會子好些老太太既來了請進去瞧瞧他先跑進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鳳姐開眼瞧看只見賈母進來滿心慚愧先前原打算賈母等惱他不疼的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賈母



親自去瞧心裡一寬覺那擁塞的氣略鬆動些便要扎掙坐起賈母叫平兒按着不要動你好些麼鳳姐含淚道我從小兒過來老太太太怎麼樣疼我那知我福氣薄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不但不能設在老太太跟前進點孝心公婆前討個好還是這樣把我當人叫我幫着料理家務被我鬧的七顛八倒我還有甚麼臉兒見老太太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親自過來我更當不起了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上了兩天去了說着悲咽賈母道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與你甚麼相干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這也算不了甚麼呀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任你自

便說着叫人拿上來給他瞧瞧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如今被抄盡淨自然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今見賈母仍舊疼他王夫人也沒嗔怪過來安慰他又想賈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炕上與賈母磕頭說道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托着老太太的福好了些我情願自己當個粗使了頭盡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太太罷賈母聽他說得傷心不免掉下淚來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只知安樂不知憂慮的人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見人哭他就哭鳳姐看見家人憂悶反到勉強說幾句寬慰賈母

的話求着請老太太回去找畧好些過來磕頭說着將頭仰起賈母叫平兒好生服侍短甚麼到那裡要去說看帶了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己房中只聽見兩三處哭聲賈母實在不忍聞見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寶玉去見你大爺大哥送一送就回來自已躺在榻上下淚幸喜鴛鴦等能用百樣言語勸解賈母暫且安歇不言賈赦等分離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誰是願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連天正是生離果勝死別看者比受者更加傷心好好的一個榮國府鬧到神嚎鬼哭賈政最循規矩在倫常上也講究的執手分別後自己先騎馬趕至城外舉酒送行又叮

噙了好些國家軫恤勳臣力圖報稱的話賈赦等揮淚分頭而別賈政帶了寶玉回家未及進門只見門上有好些人在那裡亂嚷說今日旨意將榮國公世職着賈政承襲那些人在那裡要喜錢門上人和他們分爭說是本來的世職我們本家襲了有甚麼喜報那些人說道那世職的榮耀比任甚麼還難得你們大老爺鬧掉了想要這個再不能的了如今的聖人在位赦過宥罪還賞給二老爺襲了這是千載難逢的怎麼不給喜錢正鬧着賈政回家門上回了雖則喜歡究竟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覺感極涕零趕着進內告訴賈母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聽得

世職復還自是歡喜又見賈政進來賈母拉了說些勤勉報恩的話獨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不好露出來且說外面這些趨炎奉勢的親戚朋友先前賈宅有事都遠避不來今兒賈政襲職知聖眷尙好大家都來賀喜那知賈政純厚性成因他襲哥哥的職心內反生煩惱只知感激天恩於第二日進內謝恩到底將賞還府第園子備摺奏請入宮內廷降旨不必賈政纔得放心回家已後循分供職但是家計肅條入不敷出賈政反不能在外應酬家人們見賈政忠厚鳳姐抱病不能理家賈璉的虧缺一日重似一日難免典房賣地府內家人幾個有錢的怕賈璉

纏擾都裝窮躲事甚至告假不來各自另尋門路獨有一個包勇雖是新投到此恰遇榮府壞事他到有些真心辦事見那些人欺瞞主子便時常不忿奈他是個新來乍到的人一句話也插不上他便生氣每天吃了就睡衆人嫌他不肯隨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並不當差賈政道雖他去罷原是甄府薦來不好意思橫豎家內添這一人吃飯雖說是窮也不在他一人身上並不叫來驅逐衆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怎樣不好賈璉此時也不敢自做威福只得由他忽一日包勇耐不過吃了幾杯酒在榮府街上閑逛見有兩個人說話那人說道你瞧怎麼個

大府前兒抄了家不知如今怎麼樣了那人道他家怎麼能敗聽見說裡頭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雖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况且我常見他們來往的都是王公候伯那裏沒有照應便是現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們的一家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麼那人道你自住在這別人猶可獨是那個賈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前兒御史雖忝了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蹟再辦你道他怎麼樣他本沾過兩府的好處怕人說他回護一家他便狠狠的踢了一腳所以兩府裡纔到底抄了你道如今的情還了得嗎兩人無心說閒話豈知傍邊有人跟

着聽的明白包勇心下暗想天下有這樣負恩的人但不知是我老爺的甚麼人我要見了他便打他一個死鬧出事來我承當去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忽聽那邊喝道而來包勇遠遠站着只見那兩人輕輕的說道這來的就是那個賈太人了包勇聽了心裡懷恨趁了酒興便大聲的道沒良心的男女怎麼忘了我們賈家的恩了雨村在轎內聽得一個賈字便留神觀看見是一個醉漢便不理會過去了那包勇醉着不知好歹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問起同伴知是方纔見的那位大人是這府裡提拔起來的他也不念舊恩反來踢弄僭們家裡見了他罵他幾句

他竟不敢答言那榮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計較他如今他又在外闖禍不得不回趁賈政無事便將包勇喝酒鬧事的話回了賈政此時正怕風波聽得家人回稟便一時生氣叫進包勇罵了幾句便派去看園不許他在外行走那包勇本是直爽的脾氣投了主子他便赤心護主豈知賈政反倒責罵他他也不敢再辨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守澆灌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止將逼素石欵子古扇一案審實坐罪既照應前事又可從寬完結發往台站且為賈化落職引線

尤三姐一案掩飾得毫無根迹益見柳湘蓮出家之妙

賈母不問家事實政實難訴說趁此一問據實回明又說賈赦賈珍盤費只可折變衣飾纔見賈母分散貲財是明白大義不是賈政覬覦

寫賈母分給銀兩衣物安頓眷口度日送回黛玉棺柩及送還甄家銀兩減省男女婢僕井井有條可見賈母少年理家寬嚴得體出入有經較之鳳姐苛刻作威相去天壤福澤之厚薄亦于旗可見

賈政復職親戚都來賀喜世態如斯不足為怪獨邢夫人尤氏暗地悲傷又不便露出寫得周到真切賈政請將園宅入官一層必不可少若不摺奏奉旨居然住着終不放心

賈化暗傷賈府借傍人傳言說出是文章暗補法包勇看園本是受罰豈知轉為後來禦盜得力之人若不預伏此人惜春必遭擄劫事出無心文却有意

紅樓夢卷一百八

第一百八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却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奏請入宮內廷不收  
 又無人居住只好封鎖因園子接連尤氏惜春住宅太覺  
 曠濶無人遂將包勇罰看荒園此時賈政理家又奉了賈  
 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諸凡省儉尙且不能支持幸喜  
 鳳姐爲賈母痛惜王夫人等雖則不大喜歡若說治家辦  
 事尙能出力所以將內事仍交鳳姐辦理但近來因被抄  
 以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